

# 从这一天起，我将睡在树上



《森林沉默》陈应松 著  
译林出版社 2020年6月

草木榛榛，鹿豕狂狂。  
——柳宗元

一个人在森林里走动，他看见了一只豹子。咕噜山区的雪，像天空的盐场。霜失败了，雪和星光称王。松冠像凛冽中静默的马阵，带着远古争战的气息。云旗永远在峰尖飘忽，是风打散的云，向风飘去的方向猎猎展开它的旌旒。悬崖上的树有如玉雕，英姿卓绝。这些针叶树，从不惧现身，永远在高处，有着自己的担当。在显眼的地方，它们冷艳、高傲，有资格高傲、孤高，有足够的形象为山峰代言，并成为山冈的旗帜，成为景色，成为永远遭人忌恨的目标。

一个人看见了一只豹子，这个人过去因为饥饿，他看到的是肌肉、内脏和泡酒的骨头。现在，他欣赏它的皮毛和走路时的柔软骨节、尾上的环纹和背部灿烂的铜钱花纹。

若干天后，征服的欲望占了上风。他跟踪多时，喝了淫羊藿酒，决定与豹子一较高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与豹子对峙。大雪纷飞，这个场景非常悲壮，在山林里持续了一万年。猎豹人揣着热血，如果赤脚裸身，他将有英雄主义气质。

会有办法杀死它。下套子、下铁猫子、挖陷阱、围猎，也可以下绝后窖和阎王塌子千斤榨。

下套子，用最细的钢丝结成套，挑在一根弯过来的小树上，豹子绊着了，就会弹吊在空中。

下铁猫子就是在兽道上拦个木栅，留个缝，豹子不知所以，路被拦住了，只能从缝里钻过，踩上铁猫子，夹住腿无法挣脱。

挖陷阱，放竹尖，掉下去会刺得千疮百孔。围猎，找几个人带几条狗围捕，咕噜山区叫“赶仗”。

绝后窖和阎王塌子千斤榨太过残忍，不好细说。只是听说一个山外人叫陈应松的，在一部《猎人峰》的小说中写过这种残忍的猎具。

那个人决定用叉。三齿，这就够了。虽然志书上说：“落豹河谷，黑松冥冥，绝壁嶙峋，虎啸豹吼，亦多冰猴。”但虎豹几近绝迹，这只不知从何逃窜而来的豹，惊魂未定，它围着鹰嘴岩盘桓多日，想爬上更高的山顶避难，不过那是休憩。

这是一个好时机。猎豹人磨叉，趁着大雪行动。豹子唤醒了他心中邪恶的花性，为了重演祖先的骄傲。但是豹皮温暖的花纹对一个在漫长寒冬中煎熬的人来说，有诱惑力。

他把手上的猎叉对准豹，看到前面有三豹齐来，挟着豹威，且涎流了一地。他只刺三豹中走在中间的那只；另外两只一为豹魂，一为豹魄。

这只豹子因为在冬天饥饿难耐，已不是人

类的对手。

血洒在森林的雪地上，无论是他的，还是豹子的，都将是一件美事。血像箭一样新鲜地迸溅，划着弧，冒着热气，然后落到地上。生命总是要以悲壮结束的，对那些森林里的生命尤其如此。

他记着了豹子死时头触地之处。

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躺在床上的祖父戴老泉突然想吃凉拌花椒叶。他知道，只要想吃凉拌花椒叶，绝不是好兆头。

祖父是个老木匠，以打棺材出名，当然也做一些农具和家具，还帮人家起屋上梁。他现在老了，斧头成为沉重的往事。他跷着二郎腿，做活累了，就敞着怀坐在门口看远处的山和云。他喜欢指着山冈说话。他有一只食指是被自己的斧头砍掉的。他胡子稀疏，脸上浸油，是因为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碗猪油炒饭，这是几十年的习惯，在别人家干活，也是这样。祖母在杀过年猪后，将炼好的猪油用坛子封装好，放到山洞里，让祖父吃，可以吃上一年。

一轮浑圆的月亮冻在鹰嘴岩上，咕噜山区的森林树叶落尽。往远处看，山峰断裂，河谷崩陷，石头变老，褶皱断穹，天地仿佛遭受过重创，万物被冰雪紧缚，陷入深深的剧痛之中。千里积雪，鸟鸣的叫声在北风中回旋，峡谷在这时候却有一种令人惊异的明亮。祖父清楚地记得，山下有人喊分豹肉时，开得门来，见一个男人披着一张刚剥下的豹皮朝山上飞跑。他先是吃了一惊，豹未死？他唤我：“甍！甍！”那张在月光下呼呼走动的豹皮，让他的嘴巴张得很大。雪霰硬戳戳地打在他的脸上，他挺身到我前面保护我，他的身板有足够的阴影。他看到是孔子沟的孔不留，矮矮，腿短，叭嗒叭嗒地爬坡，眯着眼，呼吸凶狠，喉咙里的声音好似一把斧头。那一身豹皮裹着森林神秘的热气，粗大的豹尾高竖，像一根烧红的铁条烫着寒夜凉森森的空气。

“他会飞，他会飞！他会变成一只豹子飞起来！……”

因为害怕而杀死猛兽的事不少，而且边杀边喊，到处乱跑，最后掉下悬崖。这是恐惧造成的灾难。即使不喊，杀兽人总有一天是会得病的，就像打鸟人总有一天会瞎眼一样，森林里关于猎人的故事结局都是这样，生活的因果如此，说不清楚。

那天我的确看见了一千只豹尾飞起来，不是孔不留这样说，不是错觉。我看见豹子尾巴乘着月光，向沉香坡嗖嗖飞来，像一群彗星。我看见黑暗里的光，有如传说中月亮山精的无数舌头，从森林深处伸来，舔舐着树木和落豹河水，舔舐着鹰嘴岩上的坚冰。

“算了！”祖父喊，“算了，麻古！”他喊他的小儿子戴麻古。

本来，这张豹皮已经让叔叔麻古先得了，至于杀豹人为什么要给他，不清楚。的确是麻古先拿到的，他想着这张豹子能做一件好皮袄，但孔不留夺走了它，叔叔哪有礼让之理，在后头奋起直追。

这样的事在冬天绝少发生，在寒冷的冬天，散落在岩洞深处的零星各家人，都喝了点酒假在被子里躲寒，或是在火塘边昏昏沉沉地打盹，对外界的风雪野兽不会关心，不会聚集成群，冬天让人懒惰。

那一天夜里，金灿灿的月光像铜汁一样浇泼在森林里，峰峦明亮如钟，野羊踩落崖壁碎石的声音砰砰直响，不肯冬眠的白熊叭叭地舔着掌子。

在祖父喊过之后，他看见两个人打起来了。咕噜山区的掐架有点像兽斗，只要打，就是真的，不使花拳绣腿，都是往死里整。即使刚才推杯换盏，称兄道弟，真打起来，一定是取人头灭心脏。这缘于冬天太沉闷，没有刺激，如果有刺激，一定要抓住机会，尽情展示，哪怕没有看客，只打给鬼魅山精看。

麻古使的鞋，孔不留使的石头。石头破脑，鞋让嘴肿。第二天，叔叔麻古包着头见到了孔不留，说，老孔，嘴好肥。孔不留说，麻古的头可好？于是两人互敬烟，再打，还是往死里整，直到哪天谁被谁先搞翻。

那天晚上，孔不留趁机割下那只豹尾跑了。他的想法是，你让老子用不成，老子也让你用不了，让豹皮报废。

我亲眼见一千只豹尾飞起来，夺路而飞。它们飞出了豹身，飞上沉香坡，像无数长鞭追赶我，将我呼噜呼噜撵到树上。

从这一天起，我将睡在树上。

……

## 说君子(38)

所谓人的行为方式是指人在与诸多不同对象的相处过程所表现出的行为手段、形式和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来说，人要与“天命”“天地”“亲人”“君王”“大人”“人民”“邻里”“朋友”“国人”以及由圣人文化创造的文化、学说、思想等构成关系。所谓的“国人”是指陌生人。《大学》说的“与人交止于信”正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人相要归止于诚信。曾子让人参省的三件事包括了他人、朋友和圣人之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此之谓也。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四为说”，亦称“横渠四句”，就涉及到了“天地”“人民”“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之谓也。而所有这些人对对象形成的关系及其行为方式全由“礼”来加以统摄。“礼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语），此之谓也。有道有德有才有艺的君子则是“礼”的最好的践履者。君子处人做事没有一件是不合乎礼的。“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礼记·仲尼燕居》），此之谓也。而履于礼的君子是按照什么样的具体精神来实施的呢？答案是——“敬”。《左传·僖公十一年》说：“不敬则礼不行”，郑玄说：“礼主于敬”。《荀子·君道》说：“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礼记·曲礼》说：“是以君子恭敬、撝节、退让以明礼”。一句话，“君子无不敬也”（《礼记·哀公问》）。对于君子之义在于敬，从总体上论述最为清晰的当推孔子。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请教何为君子问题时，给出了定义性的答案：在孔子看来，能够按照敬去修养自身的人就叫做君子。“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论语·宪问》），此之谓也。孔子又认为，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除了自身做到“居恭执敬”以外，还需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同上）。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了“敬己”“安人”“安百姓”多层次人与人相处的行为方式问题。

《说文解字》说：“敬，肃也”，《释名》说：“敬，警也，恒自肃警也”，《玉篇》说：“恭也，慎也”，《广韵》说：“恭也。肃也。慎也”。

可见，敬字在肃之肃敬，恭之恭敬，慎之慎敬等义上获得了它的本旨要归。要之，肃敬、恭敬、慎敬构成了“敬”的内涵及其意义。

而与肃敬、恭敬、慎敬相背的一切行为方式就被称为“不敬”。与肃敬相背的不敬包括轻佻、狎侮、嬉笑，即包括一切不庄重、不严肃的行为；与恭敬相背的不敬包括傲慢、怠慢、轻慢，即包括一切不谦逊、不重视的行为；与慎敬相背的不敬包括苟且、懒惰、懈怠，即包括一切不戒惧、不畏惧的行为。轻佻随便的不在意，随性散漫的不谨慎，苟且马虎的不精心构成了不敬的内涵。不懈怠即是敬，“敬，不懈于位也”，此之谓也；懈怠即是不敬。“懈，不敬也”，此之谓也。正面的敬与反面的不敬如用一句话来表示，正是《礼记》开篇的第一句“毋不敬”。

在孔子看来，给人以庄重感是君子应该具备的气质。“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是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不会有威严，学了东西也不会牢固。《论语·公冶长》说：“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认为子产在四个方面具备了君子之道：第一，他自己的行为庄重恭肃；第二，他事奉君王恭敬忠诚；第三，他施予恩惠来养护人民；第四，他用道义来管理人民。

孔子的两位弟子也对君子的有关庄敬的风度问题进行了论述。一位是曾参，《论语·泰伯》记载：“曾子言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意思是说，君子所重视的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使自己容貌严肃，如此就可远离粗暴懈怠；第二，使自己神色庄重，如此就可近于真诚可信；第三，使自己言辞和顺，如此就可远离鄙俗无理。这里对君子的仪表、举止、言辞提出的明确的要求，具体要做到仪表堂堂，神色端庄，言辞正当。也就是说，容貌之动在于严肃，神色之正在于庄重，言辞之出在于文雅。这样的行为方式就叫做君子风度。另一位是子夏。《论语·子张》记载：“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是说，君子有三个变化的形象：远远望去庄重威严，与他接近温和可亲，听他说话义正词严。在子夏看来，庄严而又不失温文，词严而又不失优雅。要之，庄重威严，温文尔雅，义正词严乃君子之象也。

### 内容简介

鄂北咕噜山区的浩瀚森林里，奇峰林立，百兽徜徉，万物生长。祖父戴老泉、叔叔麻古与猴娃，一家祖孙三代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山民一样，艰辛而平静地过着日子，直到村长带来天音机场即将在此破土动工的消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从此人声嘈杂，森林沉默：野兽开始逃难，村庄开始拆迁，河流开始堰塞，森林开始倒下，推土机沉重的履带将生活了千年万年的种子和根须埋入地下，它们永远不再生长……

湖北著名作家陈应松，以一幅楚地“八百里群山怪岭”浪漫奇崛的众生画卷，为自然立诗，为森林代言，重申文学的“森林立场”，追问现实之殇。

### 作者简介

陈应松

1956年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森林沉默》《还魂记》《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100余部，《陈应松文集》40卷，《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选》3卷。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日、韩等文字到国外。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77)